

《凡尘磨镜录》不只是一本小说，也不只是写玉器古玩、文物藏品，更像是一部城市编年体史书，亦或者跟TVB商战名剧《创世纪之房地产风云》类似，其跌宕起伏、线索颇多，读来让人有“荡胸生层云”的豪情，仿佛置身于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。小说是截取时间长河中的一片段，以小人物的喜怒哀乐、生离死别的场景剪成大时代中的侧影，像《人世间》，似《大宅门》，说的是他们，写的又何尝不是芸芸众生的家长里短、光阴逝去？

下面从写作手法上浅谈一二。
藏而不露，断而实连的伏笔照应。契诃夫谈创作时曾说：“如果在前文里写墙上挂着枪，那么在后文里就一定要让子弹打出去。”这便是小说中的伏笔和照应，如草蛇灰线、藏而不露，又伏脉千里、似断实连。小说第一章，家驹小时候跟随虞老师学玉器鉴赏，问“乾隆玉”断代的问题，他不禁流露出一丝洋洋得意，说：“今朝依问着阿拉，算依问对路嘞嗨。”虞老师忽然蹦出一句标标准准的上海话来，像在演滑稽戏，听得家驹差点笑出来。而小说后文，虞焕章民国年间也曾上海滩上翻江倒海的，到此地时乖运塞落了难。此处，终于解释了那句标准上海话的由来，贵公子因私奔而落难，是滑稽戏，还是人生如戏？

以小见大，神形毕肖的细节描写。《凡尘磨镜录》里如此这般的细节描写很多，亦惟妙传神。“虞老师，他

北方的好友，整个三四月都在忙于看花，爬山、过溪、进入园林，细赏西府海棠、贴梗海棠、垂丝海棠，各种榆叶梅、美人梅，各种碧桃，樱花，白玉兰、紫玉兰，白丁香、紫丁香，郁金香，把春天的形、色、意一一珍藏在心里，甚至说出“重瓣榆叶梅是春天的气氛组，适合做公园前台工作”这样的妙喻来，她带着小画板，每天都去画那些盛放的花树，一年的颜料十几天就画完了。不仅是文艺青年如此，老百姓也是扶老携幼，倾城出动去赏花，拍照。而在摄影技术尚未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往日，中国人是怎样记录这场开到荼靡的花事的呢？文化学者李宏震和徐洁佳就从鲁迅的书账中发现了其中奥妙：1931年7月23日，郑振铎先生来到鲁迅先生家，赠他一套《百花诗笺谱》。这套笺谱可用来题诗写信，笺上一角有木版水印的摇曳花枝，毛笔小楷的书信与题诗



《你好，中国花语》
李宏震 徐洁佳 著
北京日报出版社

小人物的时代

——浅谈苏迅《凡尘磨镜录》

施小军

中山装胸口的表袋，就特意不系纽扣，在里面硬塞一包香烟进去，那口袋就带点歪斜。家驹没见过虞师母前，觉得虞老师够帅气、还算整洁儒雅。但与师母一对照，才发现他的整洁是刻意保持了一定限度的，是带着降格以求的克制成分在里面，似乎为打破某种完整性。”仿佛此刻，一个在鉴定玉器时能手挥五弦、目送归鸿、真有天人之姿的人，一个在经历了些什么，才会如此细心敏感、又小心翼翼的人，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读者面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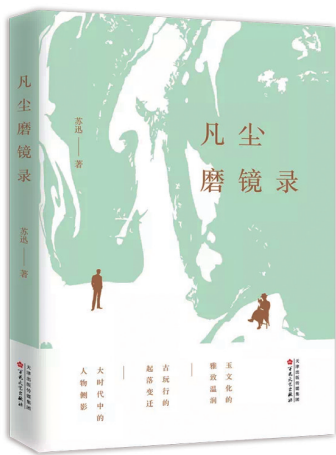
“每天凌晨赶着牛车进山伐木，天空中飘着白玻璃纤维一样的东西，闪着寒光，甚至发出簌簌的响声，那就是空气结冰了。你会感到下巴冻得要掉下来了，这个时候你不可能在车上坐得住，你必须滚下车来，拼命地跑，拼命地跳……”这里，情绪克制，且平静缓和地叙说那段苦难的生活，仿佛在讲他人的经历，却又把细节刻画到如此极致，如此生动。小说作者甚是高明，只是截取了这么一个横断面，寥寥数笔，便就让读者身临其境，感同身受，而看清整个时代的“年轮”。

一张一弛，悬释交互的艺术节

奏。小说一直在家驹的成长年历、个人奋斗和家族变迁的节奏中快速推进，为缓和节奏，让读者从紧张的情绪中放松，作者在情节发展过程中，大量运用电影里长焦距拍摄的方法，把祖母房间的明式黄花梨古董条案上散布碎料和针头线脑、五斗橱上的那只插着剪来的腊梅或山茶花的松石绿蒜头花瓶、阁楼上成捆成堆放着的清代线装书和民国杂志等，用极近的距离来写某一部分，将这一部分特别放大，在引起读者的特别关注和深刻印象的同时，又不知不觉地放缓了节奏。

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的反差衬托。小说中家驹自小的志向便是做个文物专家，也符合他父亲想他做个教师或者科学家的要求，可他插队再回城后偏偏从了商；而父亲是厂长，商家出身的陈耀祖，插队时只是为了拼命逃离北大荒，拼命学习，却不想毕业后做了个文物专家。如此反差衬托，是偶然与巧合，还是造化弄人，又或者是小说作者故意设计的矛盾冲突？让情节生动，是意料之外的小惊喜。

小说主人公的名字，亦很有趣。“驹”者，骐驎骅骝，良驹、千里马也。家驹父亲的哥哥姐姐们都读了点书，



《凡尘磨镜录》
苏迅 著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当教师的当教师，当医生的当医生，只有他因家道艰难没读成高中，上了初中就出去学徒。所以，当家驹刚开始对玉器感兴趣的时候，他父亲虽只说了一句：“这孩子骨头轻了。”却仿佛能把当时家驹父亲的肖像、神情、动作、心理等全部一下子描绘了出来，是失落、失望、失重等多种情绪的杂烩。从家驹的名字，到他父亲不经意的两句话，家驹父亲与哥哥姐姐的对比反差，家驹父亲对自己当年读书和工作有多遗憾，便就在给孩子起名时就有多期望。真是“西风多少恨，吹不散眉弯”，甚妙！

憧憬，继而在每一年的寻花旅程中，不仅是赏其形色，更明了其中的生活情趣，从而得到无声的治愈。

《你好，中国花语》这本书，形与文俱美。在形式上，它创造了类似音乐中协奏曲的旋律，分春华、夏炽、秋实、冬雪四个乐章，每一种花都占据一个对开页，其中左手页是《百花诗笺谱》的重印，配以小楷书写的传统诗词，是对这种花的诗意写绘；而右手页是从此花的花语衍生出来的历史典故、诗词渊源、吉祥如意及风雅传说，是一篇结构严谨又烂漫纯真的散文，而细细品尝，这篇诠释花语的散文甚至有苏州缂丝织法“通经断纬”之妙韵，它处处点到即止，转折处不用过渡句，而是快速地迂回折返，仿佛用多把小梭子按图案色彩分别挖织，使织物上花纹与素地之间呈现一些自然的断痕，这些断痕类似刀刻，让文字的韵律更为干净利落，又呼应了《百花诗笺谱》从木版雕刻中来的渊源。

总之，无论是中国花语还是流传千年的中国木版水印技艺，都不该被遗忘，鲁迅先生曾经这样总结他最爱的木版水印技艺：“镂像于木，印于素纸，以行远而及众，盖实始于中国。”这一以刀笔在梨木、樱桃木、黄杨木上细细雕琢的怒放之花，集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美，作为一枚沧海遗珠，它被发掘出来，与汉服、柴烧茶碗、檀木簪子，与春日的赏花传统一同复苏，应和了当下百姓对人文生活的憧憬，恰是盛世中民众精神滋养的象征之一。

留住花的纷繁祝福

华明玥

可写在空白处。鲁迅先生得此笺谱，大喜，后来，他甚至以此为基础与郑振铎先生一同出版了《北平笺谱》。

说回《百花诗笺谱》，这是光绪十八年，天津文美斋的主人焦书卿邀请天津著名画家张兆祥绘制的，张兆祥采纳了朗世宁等宫廷画师的经验，将中国传统的没骨写生画法与西方的透视及光影造型融为一体，笔墨自由奔放，花色激滟多姿，构图俯仰生辉，花枝有的像沐浴斜阳，有的像被月光洗濯，有的像被露水和薄雾打湿，细部刻画尤其令人赞叹，花枝上的毛刺，花萼上的纤毛，叶片正反两面不同的质感，老叶之沉郁和新叶之鲜嫩灵动，画家对花的刻画，带着中国人含蓄又炽热的情愫，工笔与写意灵活转化，看上去比西方《玫瑰圣经》等著作中描绘的花，更自由舒展。张兆祥将百花画成后，焦书卿不惜成本，以加料宣纸和传统木板水印套色技艺结合在一起，刊行了《百花诗笺谱》一函两册，这套笺谱幸运地被两位文化学者在拍卖会上搜寻到，便成为《你好，中国花语》这本书的缘起。

光阴荏苒，笺谱已稍微有些泛黄，但花是活的，色是雅的，在花间还可以见到微风流连。特别是饅版和拱花等特殊技法的运用，仍让两位学者获得了第一眼的震撼。所谓饅版技术，就是将花枝的局部雕成小木版，再用水墨或者颜料逐色套印成画；所谓拱花，就是雕刻者在木版上，以凸出或凹下的线条按压出花纹。通过饅版技艺，一根花枝上有了雄浑老辣和鲜妍灵秀

的差别，色彩过度与晕染表现得淋漓尽致；通过拱花技艺，在笺谱上，花有轻微的凸凹感，叶片正反两面的经络与花瓣的质感活灵活现。

两位作者买到《百花诗笺谱》后，兴起了为花作传，找寻中国花语的念头。中国人早就赋予了常见花卉独有的文化含义，例如紫玉兰，又名辛夷、木笔花，祝福才子们能“妙笔生花”，紫色玉兰又象征紫气东来，为吉祥好兆头。再比如花开满枝的紫荆花，在中国人的花语体系中，象征着家庭和睦，兄弟同心。而荷包牡丹，寓意“思君不见君，荷包挂满枝”，古时女子会亲手绣织荷包，一个个挂在窗前的牡丹之上，以寄托对情郎绵绵不绝的思念……只是，《百花诗笺谱》虽然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花卉本身，却既没有诗词与之相和，也没有传奇故事、历史典故、名人轶事与之相配，之前，并没有人花功夫去提炼出属于中国的独有花语。

两位学者便投入了这项开创性的工作，他们翻阅了大量的古代文献，如明代王象晋的《群芳谱》，清代汪灏汇编的《广群芳谱》，清代陈淏子的《花镜》和清代李渔的《闲情偶记》等书，汲取其中对花的诠释，又系统地遴选了自唐宋以来，浩如烟海的有关花的诗词，从中挑选出90种花的花语，介绍它们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特殊意义。这些花就像千姿百态的美人，或玉树临风的君子一样，或热烈奔放，或清幽高洁，借助这些中国花语，两位学者期待帮助当代中国人对东方式的审美怀有更深的认知与

